

2019年5月26日  
星期日生活  
周刊

5

05-07版  
第101期

## 心声

对于很多军人家庭来说,相聚的时光短暂而珍贵。因为演训任务、战备执勤等原因,他们会错过一些重要的日子,比如结婚纪念日、爱人生日等。这个时候,那些当面想说而未说出的话,会变成含情脉脉的文字,传递着军人的“铁骨柔情”。所爱隔千里,但爱的心语却真挚动人。从这些倾情的话语中,让我们感受一下军营“男神”是如何吐露心声的吧。

亲爱的老刘,结婚27年,我作为一个老兵,为家庭做的贡献远远赶不上你。现在,我和儿子都在部队任职,一家三地,把你一个人丢在家中,你能适应吗?一日三餐你坚持了吗?暖气又漏水了吗?作为一名老军人的后代,你懂小家和大家的关系,我和儿子从心里佩服你、赞美你。军功章上有我们的一半,更有你的一半,我们都爱你。

——国防大学联合作战学院 吴长军

五年,相识相知相恋,我们牵手走过一千九百多个日子。大多数的时间里,我们的牵手是无形的,只能通过信号传递、电波相连。但我始终清楚记得第一次见面时的模样,第一次牵手的情景。相信我,我会一如既往地守护好我们的爱情。

——北部战区海军某驱逐舰支队 王冠彪

车票订好了吗?岳父岳母要一起过来吗?他们二老没怎么出过远门,我想带他们好好感受一下高原的风光,尽尽孝道。儿子最近表现怎么样?在幼儿园还听老师的话吧?你的身体还好吗?别太辛苦了,照顾好自己。有的话不太好意思说,但我的心里一直惦记着你。

——火箭军某基地 季永强

刚认识的时候有误解,我用一封“检讨书”在你面前刷存在感;相处的时候有犹豫,我用一张张“决心书”摆脱了不靠谱的形象;热恋的时候有争吵,我又签下了一份永久有效的《“逢吵必歇”不平等条约》;求婚的时候有“套路”,你说像我这样的,至少要求婚3次,信以为真的我开始了第一次求婚,却不曾想你一口答应。瞧,都是套路!你说:“那也是你追的我,别忘了我那里还有一摞书信”。

——新疆军区某红军团 孙振者

这么多年来,你独自撑起这个家,我打心眼里感谢你为家庭付出的一切。结婚到现在,咱们还没有好好拍过婚纱照。你去年说想去云南补拍一套婚纱照,我打算今年休假,咱们就去云南拍照。我可能不是一个一百分的好老公,但是往后余生,我会尽我所能,让你幸福快乐!

——战略支援部队驻豫某部 李长伟

很少有机会陪你逛街,也很少带你和宝贝儿子一起玩耍,但我保证,下次回家我一定弥补回来。因为有你,生活变得美丽,一切都是甜蜜的。我会一直全心全意、百分之百地呵护你。给你发了大红包,记得多买点好吃的。

——第78集团军某旅 于德新

(志 玉、吴 昊整理)

版式设计:孙 鑫



## 我家的当兵“接力棒”

■ 郑欣 口述 夏董财 整理

## ★ 家人

90多年前,一个走街串巷的卖货郎挑着担子,行走在大别山地区的田间地头、乡村县城。他还有一个别人察觉不到的任务——为我们的党组织秘密收集情报。这是我对祖爷爷郑顺财的最初印象。

我家住在大别山中段南麓的湖北省麻城市乘马岗镇,这里是著名的黄麻起义策源地,被誉为“全国将军第一乡”,走出了王树声、陈再道等多位共和国开国将军。在这块红色的土地上,有数万名英雄儿女为新中国的成立献出宝贵的生命。

听老辈人讲,祖爷爷是在1926年走上革命道路。1931年部队改编,他在红四军当兵,成为一名光荣的红军战士。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,祖爷爷留下来的事迹很少,村里90多岁的老人曾讲过祖爷爷机智脱险的故事。那是在1929年的冬天,祖爷爷为了摸清敌情,潜入顺河集院店村。返回途中,祖爷爷发现正被敌人跟踪,他迅速冲进附近的一处院落,跳进院落里冰冷刺骨的池塘。

塘。幸运的是,池塘四周的杂草、树木极为茂密,敌人空放了几枪便悻悻而归,祖爷爷侥幸躲过一劫。

祖爷爷是在1932年牺牲的。他在一次开会途中被叛徒出卖,遭到“白狗子”的袭击,献出了年轻的生命。如今,只有一张泛黄的《因公牺牲证明书》,承载起一家人对祖爷爷的念想。

祖爷爷牺牲后,奶奶奶付可枝也与部队失散,不满1周岁的爷爷郑世际被托付给一户梅姓人家抚养。爷爷总是吃不饱饭,还经常睡在小集市的板凳上,人长得瘦弱。1946年4月的一天,15岁的爷爷被一支抽壮丁的国民党军队带走了。直到1949年8月,在湖南衡阳一带的战斗中,爷爷所在部队集体投诚,后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军。这时,爷爷才算真的明白了为了什么而当兵,成为了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。

童年的时光里,我偶尔会听爷爷讲起当年作战的故事。尽管耳朵曾被炮弹震伤,遭遇化学武器袭击导致皮肤时有痒痒难忍的症状,但爷爷总说,自己只是革命队伍中的一份子,像是大海里的一滴水,不值一提,能够幸存下来已经是很不容易了。在海南岛战役中,航渡

距离远,水流湍急。在没有空军的支援下,爷爷所在连队依靠简陋的木帆船分批渡海。有的战友中弹牺牲,有的木帆船被击翻,但爷爷始终跟随着大部队的脚步,在艰难的抢滩登陆后成功登岛。我问他,你们在激战中会想什么。爷爷说,当时就想着登上海岛,打败敌人,夺取胜利。

1950年10月,爷爷随第一批志愿军入朝作战。行军、挖猫耳洞、打仗、送信等内容构成了爷爷关于那场战争的记忆。1952年的冬天,由于通信线路被敌人的飞机炸坏,短时间内无法恢复,爷爷接到了传达战斗文书的命令。途中,爷爷突然听到零碎的枪声和敌人巡逻兵的脚步声,他运用平时训练学习的战术,巧妙利用地形与敌人周旋,最后钻进一处大石头缝里躲过去,及时将战斗文书送往前线部队。我依然记得爷爷讲述的一段战斗经历:在朝鲜的战斗是不分昼夜的,一场夜战中,炮火连天,尘土飞扬,喊杀声响起一片。耳边轰鸣之际,一位身材高大的战士把自己猛地扑倒在地一滚,等清醒过来时,那位战士已经牺牲了……当泪水从爷爷苍老的面庞滑落,在他长久的沉默中,我感受到爷爷身上厚重的老兵情怀,心中也升起了对

绿色军营的向往。

当我入伍后第一次休假回家时,平时不苟言笑的爷爷特别开心,仔仔细细地打量着我身上的绿军装,还特意拿出自己的军功章在我胸前比量。他反复说道,“这个兵要好好当,好好当”。可当我把获得的“优秀士官”奖章带回家时,爷爷已经不在。2016年6月26日爷爷病逝,享年86岁。

就在爷爷病逝的前一年,他坚持带病参加入朝作战志愿军战友的聚会。见面聊天时,爷爷与老战友们合唱《志愿军战歌》,一起回忆战斗的岁月,有说有笑的,就像回到了年轻的时候。爷爷对军旅的真挚情感,深深影响着父亲和我。

父亲郑尊元是在1982年入伍的,来到原沈阳军区某部,成为一名工程兵,一直担负国防工程的施工任务。1987年,父亲退役回家,但他始终觉得自己这个兵还没当够。在家时他最喜欢带我看军旅剧、唱军歌,常常对我说,“好男儿就要去当兵”。等我2013年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佳木斯学院毕业后,父亲对我说,“去当兵吧”。顺利通过政审和体检,我在湖北省麻城市应征入伍,时隔27年,我接过了一家四代

人当兵的接力棒。为此,父亲很高兴地摆了十桌宴席,特意请来亲戚朋友庆祝,席间他一直自豪地说,“我们家四代都是当兵的……”

相比于祖爷爷和爷爷的时代,父亲和我都没有经历过血与火的战争岁月,在部队只是普通一兵。父亲的6年军旅生涯,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白山黑水间施工。父亲从南方来到天寒地冻的东北,吃着硬邦邦的窝窝头和粗糙的高粱米,有时耳朵冻伤了,有时手脚脚裂了,但他从来没有叫过苦,多次受到连队和营里的嘉奖。

爷爷曾说过:“先有国家这个大家庭的安宁,才有我们小家的幸福。当兵报国是我们家的传统,这个传统要一直传承下去。”如今,我在第75集团军某旅当班长,正努力沿着父辈们的足迹前行,运用大学掌握的中医学知识,在提高旅卫生员一线救治能力上发挥作用。战友们特别羡慕我们一家四代人的当兵经历,父亲也专门用写信的方式对我说,“你是我们家的第四代军人,肩上的责任更重大,希望你不断地突破自己,把兵当好”。我会将一家四代人的当兵之路延续下去,像父辈那样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。

## ★ 家事

## 睡在上铺的“兄弟”

■ 李学志

高低床拼好了,听到儿子和老孙大声欢呼,我忍不住走过去:两层的淡棕色木床立在墙边,端庄质朴,楼梯暗藏小柜。儿子立即爬到上面,踩得木板“咯吱咯吱”响,探出惊喜的脸:“今天我要睡上铺!”

儿子“高升”,手可摘“吊灯”,名副其实睡在了上铺的“兄弟”。

谁知当晚,正蒙眬欲睡,忽的一下,上铺伸出一脚丫子——正优哉游哉地搭在围栏上。我马上爬起来把脚往里塞。刚躺下不久,一张小被子从“天”而降。这觉还怎么睡呀?只好把上铺的“不消停”抱下来。

睡在下铺,儿子仍是不安分。冷不丁一脚踹在我腿上,问之,曰:做梦踢足球。大骇,要是做梦练霹雳腿,还不把老妈踹到床下去?还是让他迁到上铺去吧。老孙特意网购一个睡袋,把儿子装进去,看你的胳膊腿还怎么惹是生非!上铺的“兄弟”果然少了动静。谁知过了几天,睡袋的扣子被踢掉了几个,“小猪蹄”再次出现。

某天,上铺的儿子面有不悦,爬下来问:“怎么心里闷闷的?”我不以为然。他打开日记本,写写画画。捣鼓一阵,在下铺床头贴上“藏宝地图”。我心中暗笑,按儿子提供的寻宝路线,在上铺枕头下,找出他的日记本。上面画着一串断裂的心,写着:怒火99度,心情糟糕……我恍然大悟,原来是抗议我把他的糗事电话告知了爸爸。我自觉失言,等老孙周末回来,我们各做检讨,而后玩起“分儿子”的游戏——爹妈一人抱头,一人拽腿,口中说:“放手!这是我儿子!”拉拉扯扯中就把儿子拎到上铺——睡觉去吧!

有段时间,我的颈椎病犯了,儿子主动要求“降级”到下铺陪妈妈。一夜,被惊醒,看见儿子“吭哧吭哧”地扳正我颈下歪斜的黄豆枕头,心中不禁暖流涌动。

不知不觉,上铺的儿子竟然悄悄长高了4厘米。他学会了分担一些家务,比如洗衣服、拖地板、择菜、洗碗。他晚上可以一个人去卫生间了,再也不怕里面会突然蹦出个“绿魔怪”。偶尔,他也会策划节日活动,让大人开心。比如那天,儿子说:“我送你一朵真情的假花。”他画了一朵玫瑰,题上一首诗:风一直跑,在我妈妈跟前停下了,把地上所有的花儿都吹向她……老孙一看,嫉妒得不行。老孙在家时还养成了一个习惯,睡前望着上铺,说一声,“兄弟,晚安!”

## 家庭秀

绿军装/豆腐块/是你一直憧憬的/初入军营的新鲜感/带给你色彩的梦

大手拉小手/教你叠军被/在棱角分明中/体会军人的生活/享受军营的乐趣

## 定格

武警兵团总队执勤第四支队上士王中川教第一次来队的儿子叠军被。受父亲影响,儿子从小就有了当兵的梦想。瞧,这次来队,他亲手做了一床“军被”送给爸爸。

刘 阳/文 汤 堃/图



## 姥爷与孜然羊肉

■ 王晨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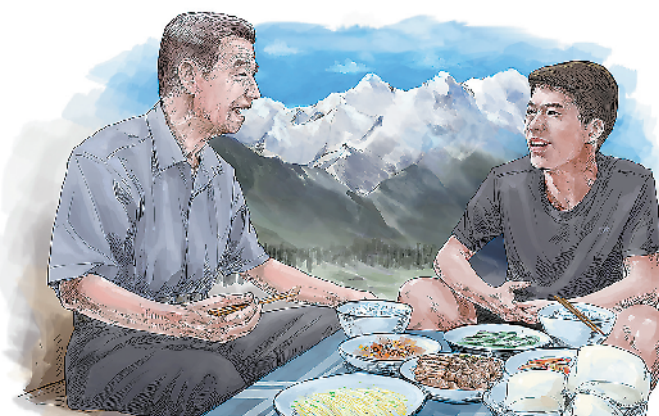


插图 唐建平绘

## ★ 亲情菜单

每当想起家的味道,自然少不了姥爷做的孜然羊肉。

姥爷做孜然羊肉很是细致,他习惯把切好的羊腿肉用蛋清和洋葱碎包裹均匀,将羊肉顶刀切成半个手掌大小的肉片,然后用他那双用力地“按摩”被调料“滋润”透的肉片。炒熟羊肉,放入羊肉,先大火爆炒至金黄,再撒上炒干了的孜然粒。小火焖出汤汁后,再配上青翠的香菜末儿,满屋子的香味儿总惹得我口水生津、味蕾窜动。

休假刚回到家中,突遇姥爷与姥姥拌嘴。“我自己做的菜为啥不能吃?”姥爷一脸委屈道。“老头子,你自己血脂稠,还把这菜炒得那么油,全把医生的叮嘱当耳旁风!”姥姥拿着筷子比划着。

看到盘中正是我日思夜想的孜然羊肉,我赶紧用筷子夹起一块,只听“啾啾”一声,外皮爆裂,肉汁瞬间占领嘴巴的每个角落,甚至溢出了嘴巴。“太香了,这味儿真地道!”看我吃得欢快,姥

爷得意地看了看姥姥,夹起一块羊肉送入口中。

每次和姥爷一起吃孜然羊肉,少不了听他讲在新疆戍边的往事。

姥爷1964年入伍到新疆,成为天山深处某骑兵团的一名骑兵。1968年冬天,姥爷接到上级命令,将一批干部档案从博尔塔拉军分区某边防站转移到天山深处保管,路上被困在漫天大雪的天山中。寒冷与饥饿交加的姥爷只得

走进附近的牧民家求助,而热情的牧民端上来的正是一盘热腾腾的孜然羊肉。姥爷掏出口袋里的红星送给牧民家的小巴郎,小巴郎咧着嘴笑着,“解放军叔叔,亚西西”。

新兵时,姥爷就听班长说,“冷就多吃羊肉”。为了抵御边防零下30摄氏度的严寒,本来不喜腥味的他也渐渐适应了羊肉的“特色”。那时条件艰苦,羊肉多是节日才能吃到。每逢过节,刚下

哨的姥爷急匆匆跑进饭堂,特意为了闻闻桌上孜然羊肉的香味。离开部队,习惯了新疆味道的姥爷总埋怨家里的羊肉少了几分滋味,有时为了找到多些膻味的肥羊肉,不惜腿脚地走上几十里。每次拎着“战利品”回家,他总情不自禁地向家人炫耀一番。

二十余年光阴转瞬即逝,我从姥爷肩膀上坐着的淘气鬼成长为穿着军装的小伙儿,我陪着姥爷慢慢变老,姥爷看着我长大成人。这次休假,我俩约好,他做孜然羊肉等我回家。回到家,看着穿军装的我,姥爷兴奋地说,“精神、真精神!”姥爷拉着我问工作生活的点滴,我讲得开心,姥爷也听得激动,最后竟然忘记锅里焖着的孜然羊肉。

每逢离家,总喜欢吃上一盘孜然羊肉。上午,听见姥爷清唱“天山脚下是我可爱的家乡……”路过厨房,正好看见一手端锅的他,手臂颤抖着走向灶台。我疾步上前接过锅柄,姥爷愣住片刻,摸着我的肩膀,我忽然感受到他温暖的手掌里夹杂着一股刚毅与坚定。淡淡的孜然香味弥漫在整个厨房,透过姥爷右臂上刺眼的伤疤,我似乎能想象到,当年从马背上摔下的他忍受疼痛,依旧扛着钢枪,爬上马背和战友们一起走完那条不平的戍边路。

“姥爷,我跟炊事班班长学了一招,今年国庆节回家,让我给您露一手我的‘秘制’孜然羊肉……”电话那头,姥爷哈哈大笑,倔强地说:“我不信,咱爷俩回来比试比试!”